

那年当民工

周荣光

1971年春天,我和村里一伙年轻人到50多里外的宝鸡峡工程一处工地上当民工,搞渠道衬砌。

到工地报了到,工地管事的要我们先自己找住处。带队的公社领导指着工地旁边一个小村子,去找找间房子。由于全公社上千民工都挤进这里,住房奇缺,跑了一圈,只找到一个羊圈。没办法,只好起出圈底,垫上黄土,铺一层麦草就着住。房子太小,我们12个人,一个挨一个睡,也只能挤11个,就这翻身时还得喊号子统一行动。辈分和年龄都最小,个子却最大的元娃只好睡在大家脚顶上。

当时时兴军事化,公社叫民兵营,公社书记任营长。本来我们生产队应该去22个人,但团支部书记东学提出成立青年突击队,年轻人满腔热血,齐声叫好,12个人就上了工地。工地副营长老胡是公社团委书记,对青年的事特别重视,大肆表扬之后,还安排我们上动员大会。东学张口就道:“流大汗,拼命干,保证工程提前完!牵着龙王上旱塬,引来清泉灌良田!”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第二天蒙蒙亮,我们就到了工地。工地上一片寂静,别人可能还在睡觉,我们已经扑里扑地干开了。工匠王三熟练地掏基、放线、搭模板,并指导大家按比例掺合混凝土。春末夏初,清晨还透着凉意,但紧张的劳动使大家额头都渗出了汗水。猎猎春风和着欢笑,时间也溜得快,到大家伙上工时,我们这儿一块两米见方的水泥预制板已经完工。为了加快进度,前一晚上大家商量:白天不吃饭,头天晚上给每人烙个锅盔,第二天在工地吃:“都是年轻人,吃铁都能消化”,谁还愿意稳稳当当地坐着吃饭?

在工地上,我们进度最快,不几天就把别人拉下一截子,营部广播站整天在表扬。不过,谁也没想到,一场非议已经在暗地酝酿。

一天晚上,胡副营长突然通知我们停工。为啥?大家一片哗然,可他扭头就走。年轻人想得少,加之确实累了,当天雨不出工,一觉睡到早上。但东学没睡好,早早安排脑筋最活的东海去打探,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东海回来了,一脸沮丧。原来是我们干活太快了。按工程定额,制作一块预制板的工日是22个,其中包括两个炊事员。所以各村都是抽22个人上工地,一天吃三餐饭,做一块预制板。唯独我们起早贪黑,12个人干一个,一天做两块。工地按工日发补贴,活儿干得多,最后领的

补贴肯定也多。这下有人眼红了:进度快了质量肯定有问题,唱高调是为了捞补贴,假积极、动机不纯等,说啥的都有。营里就决定让我们停工,还在我们干活的工作面上凿下一大块水泥,拿去检验质量硬度。

东海说,羊圈里顿时炸开了营。一腔热情被人曲解,出力流汗落了骂名,委屈、怨愤、恼火都爆发出来,元娃竟流出两行泪水,几个人马上去营部理论。还是东学有经验:“他要验就验吧,咱真金不怕火炼,看他最后咋交待!”

两天后,老胡不太好意思地来了,通知我们明天开工。东学递过一根羊群烟,慢腾腾地问:“检查质量咋样?得是要开个批判会?”老胡假装恼火:“这娃,咋经不起考验?都辜负了我给你们脸上贴的金了。”东学又问:“误了两天活,这损失咋算?”这下老胡真恼了:“咋咧?还要给你们恢复名誉?”大家苦笑,虽然带着三分苦涩,唯有元娃还吊着脸:“就是,人家精背背插柳棍搁事呢,你也是浆子官。”看着老胡越来越难看,东学几个再不敢提了,连襟带训,把元娃撵出房子,才让老胡下了台阶。

第二天,我们和各村一样,按时去工地干活。工作面上,一长溜水泥板中央被刺出了一个洞。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已经用水泥盖住了。但新水泥的颜色和原来很不一样,就像一个疮疤挂在那里……

二十年后,我偶然路过当年的工地,竟动了心思去寻那疮疤。站在当年修渠岸的旧址处,只见一渠春水向东流,其他都不见踪影。我笑我们当初年轻,有些傻;但看着长龙一般的大渠,又觉得心窝里平添出几分豪迈……

岁月留痕

善良如花

王东



那天,到菜市场买菜。摊主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皮肤黝黑而粗糙,脸上的皱纹,密密麻麻。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说起话来

来慢条斯理。

“一共二十六元!”女人微笑着对我说。我一摸口袋,没有零钱。当我通过一张百元钞票时,她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女人把脸转向临近一个卖瓜老头,很有礼貌地说:“请问大哥,您有零钱吗?”老头面面无表情,冷冷地说:“没有!”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他胸前敞着的钱袋里,明明塞满了零钱。“大哥,请您换一百元,好吗?”女人的语气近乎乞求。“没有!”老头厌烦地扫了女人一眼。“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罗嗦?”

话声刚落,便招来周围一片指责声。女人却依然心平气和,她小声地对我说:“小兄弟,请您等一会。”然后,转身向对面的超市跑去。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意。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到女人摊前买菜。临近的老头,怀里抱着一个二三岁的小姑娘。不知什么原因,小女孩突然嚎啕大哭起来。随后,在老头的怀里拼命地挣脱,两个朝天翘着的小辫儿,一颠一颠的,像两只飞舞的蝴蝶。老头急了,急得满头是汗,抱着女孩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她爸爸妈妈呢?”女人心疼地问。老头看了看女人,说:“看了大半年的房子,终于租中一套,这不,去售楼部签合同了。唉,真没想到到孙女发脾气这么大!”说话间,老头一脸的无奈。“让我试试吧!”女人伸手抱住女孩,又是哄,又是逗,忙得不亦乐乎。没多久,小女孩脸上就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隐隐约约中,老头的脸变得微红。良久,喃喃嗒嗒地说:“那天真的对不起!”女人微笑着说:“呵,没什么,都是出来做生意的,互相照看一下也是应该的。”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忽然间,老头对着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脸上挂满了真诚与感动。

夕阳透过晚霞,从远处的群山细缝中斜射过来,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温馨之中。

女人笑了,脸上的层层皱纹随着笑容慢慢地舒展开来,像是绽开的一朵花,如此温情,如此美丽。不经意间,我甚至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芳香,沁入心脾。

花的名字叫善良。人间真情

亲亲的大嫂

贾小丽

面若桃花,柳眉低垂,一件浅粉色的衬衣扎在牛仔裤里,波浪似的秀发披在脑后,这就是我和大嫂二十多

年前的初见,当时我就惊异于造物主对大嫂的厚待,怎么给了她天使一样美丽的容颜。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大嫂已经嫁到我们家里二十多年,岁月摧残着大嫂的美丽,风霜磨蚀着大嫂的柔情,转瞬之间,青春时的大嫂已经随岁月而去,只留下一份平凡的真实。

大嫂没有工作,摆过摊,卖过菜,卖过水果,但在哪种艰难的情况下,大嫂见了我和父母总是乐呵呵的,包括逢年过节从农村老家进城看望父母的亲戚,大嫂也是忙前忙后,热情款待。多年里,大嫂没和我的父母及家人红过一次脸,更不要说起过争执。大嫂来我们家后的很长时间,我一直都不叫她大嫂,而是叫姐,那时的我固执地认为,叫姐比叫嫂子更亲,直到后来有了侄女,在父亲的多次干预下,我才改口叫了大嫂。姑嫂一家亲,每次和大嫂上街,碰到有什么好吃的,大嫂总是买两份,一份是侄女的,而另一份则是我的。

这两年母亲身体不好,为了方便照顾,大哥和大嫂便和父母同住,都说婆媳是天敌,时间长了关系处不好,大嫂不然。大嫂不叫爸妈不叫妈,给父母端吃端喝,从不嫌烦,不光这样,每次大嫂去洗澡,总会先问母亲:妈,你洗不洗?如果母亲和大嫂同去,大嫂则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给母亲搓个遍,再把母亲搀扶到外面,千叮万嘱咐后才自己进去洗,不知情的人都认为大嫂是母亲的亲闺女。

大嫂不光对母亲好,对二哥的孩子也极好,侄子小时跟着母亲生活,大嫂从不把他当外人,以至于现在侄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还把大嫂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进出随意。

大嫂的宽厚善良、温柔贤惠感动着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能有大嫂这样的女人做妻,是大哥前世修来的福气;有大嫂这样的儿媳,也是我父母的福气。大嫂的善良和质朴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每一个人,大嫂,我亲亲的大嫂!

快乐家园

穿袜与思考

王正华

在妻的眼里,我是个会“吃”袜子的怪人。

没办法啊,谁叫自己几十年来养成爱穿皮鞋的偏好。每个月都要磨烂几双袜子。鞋的问题?脚的问题?两者

不和谐。有时是右脚先烂,有时是左脚先烂;有时拇指那儿出现脱线,有时脚跟或掌心先露出肉。袜子若扔掉可惜,否则又不喜上脚,只好压进箱底了。这样以来,每月不买新袜,简直成了家庭的罕事或新闻。

那天,给报社发完电子稿,应妻子之邀去逛多彩国际服装市场,走进偌大的交易厅,发现一模特身上的裤脚被剪开道两寸长的口子,腿部还有几处破绽。好好的袖肘那儿分别贴着椭圆形、颜色不一的疤块。怎么欣赏都感怪怪的,真不可思议。但售卖小姐却侃侃介绍,说是服装大师的特色之作,目的以示现代生活的多元化和浪漫,销售特好。她花言巧语鼓动我选一套,实行八五折。妻子心有不甘,我没有接受。平时很少有机会陪妻逛这些地方,今天还真见识了许多服装新潮。想想也是,这些年来,无论在政界、经济领域,甚至日常生活中,新说法、新理论、新概念层出不穷。如:把成绩叫“政绩”,支持叫“给力”,明明是紧张,非喊“与时俱进”;连剃头的也叫发廊或中心;擦鞋、钉掌的则神圣打起了“皮鞋美容医院”的招牌;一起摸爬滚打、朝夕相处的丈夫,突然要叫成“老公”……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

我从服装市场回来一直想,在衣服上随便开道口子,挖个洞,补块疤,就标榜是某某超级服装大师的“创意”之作。那我穿着有窟窿的袜子不是也算一种“创意”呢?我打开柜子,翻出一堆旧袜,剪下有用的部分,连接成布块(条)做擦鞋或拖布用。虽有洞又烂还可上脚的继续穿。反正理在鞋里照样走路,不影响美观。剩下那些单只袜,则按薄厚、颜色,分春夏秋冬,不断重新配对、组合,物尽其用!袜虽破旧,裹裹得平整,洗得干净,每天一换,倒也舒适、自然。一年时间,再也没有购过一双新袜,节约了不少开销,自乐融融。

说到花钱,我想起报纸上关于钱的一篇报道。中国富人去德国旅游,吃饭时海吃海喝,两人菜酒点了满满一大桌,吃一半剩一半,被临桌的德国人举报,执法人员赶来处罚。中国富人说:“钱是我的,东西是用我的钱买的。”执法人员说:“是的,钱是你的,东西是你用钱买的,但资源是公众的,你没有权利浪费!”说得真好啊!你就是亿万富豪,没有权利挥霍公众的资源。你的地位再高,权力再大,不可贪得无厌!因为,资源有限,总有枯竭的那一天。我们都有子孙孙,应为他们的生活生存留下后路。

万花筒

国际

叙政府军与反对派在首都激战

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16日上午在首都大马士革的激战仍在继续,当地居民形容“这是叙利亚动乱17个月以来,首都发生的最激烈战斗”。

英国广播公司16日评论称,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之间的战斗已蔓延到大马士革心脏地区。沙特《中东报》援引“叙利亚自由军”的消息称,这是“总攻”大马士革的开始,这场“大决战”将迫使叙总统巴沙尔转移到海滨城市拉塔基亚,进一步瓦解巴沙拉政权的气。国际红十字会15日警告称,叙利亚正面临全面内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日表示,叙利亚冲突正在转变为宗教冲突,“基地”组织在该国开始活跃起来。

自15日下午起,大马士革开始了危机爆发以来城区内范围最广、最严重的交火事件,塔蒙德、戈德姆、米丹、哈利格、马扎、亚尔穆克难民营等9个区域发生不同程度的交火。英国广播公司16日称,大马士革南部的激战据说动用了坦克和迫击炮,市民逃离了一些地区。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些地区,抗议者通过焚烧轮胎封锁了高速公路,阻止政府军调动。

此前不久,“叙利亚自由军”威胁要在几周内在大马士革发动“大决战”。沙特《中东报》援引“叙利亚自由军”首脑的话称,目前叙军队中逊尼派士兵情绪低落,已经有3000官兵被绑架。叙“全国委员会”也称,叙军队部署在全国各地,不能集中力量而且疲惫不堪,即使是共和国卫队也都在城外。



叙军方16日发布消息称,大马士革城内15日的交火就是“一次预防性清剿”,政府军获得情报后将塔蒙德包围起来,疏散民众并围歼恐怖团伙。叙《民族报》称,清剿活动迫使数十名武装分子投降,多处据点被端,但也造成多名平民丧生。作为报复,武装分子在城市许多地区多次引爆炸弹。但“叙利亚自由军”通过网络宣布,大马士革的多个区域已经在该组织的控制下,大马士革机场也已关闭。记者在与叙政府沟通后得到消息,目前巴沙尔政权对大马士革还保持着绝对控制。

目前,大马士革的粮食和日用品供应都还充足,道路上车流依旧,城市保持着基本运转。此轮大马士革交战较为集中的区域此前也多次发生过冲突,“反对派攻城说”较难成立。但在工作日前发生如此激烈的交火,以前从未有过,大马士革安全局势是不争的事实。(焦翔 葛元芬)

上半年海盗袭击显著减少

国际海事局

16日说,今年上半年全球海盗袭击次数较去年同期显著减少,缘由主要是索马里海

盗袭击次数大幅度减少。国际海事局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海盗报告中心当天发布报告:今年1月至6月,海盗报告中心记录177起海盗袭击,去年同期为266起。

国际海事局把上半年袭击次数大幅减少归因为索马里海盜势力减弱。报告说,今年前6个月,索马里

海盜袭击69艘商船,去年同期袭击163艘;劫持商船数量从21艘下降至13艘。今年上半年全球20艘商船以及334名船员遭劫持。

报告说,欧洲联盟及其他国家海军护航舰队采用“先发制人措施和破坏性的反海盜战术”,有效震慑索马里海盜。海盜报告中心主任彼得滕加尔·穆昆丹说,就打击海盜而言,护航海军“不可或缺”,除了继

续存在,没有其他选择”。

穆昆丹说,索马里海盜依然大是严重威胁,“索马里海盜袭击范围是从红海南部、亚丁湾、阿曼湾到阿拉伯海、索马里海盆,威胁印度洋西北部所有航线”。

国际海事局同时警告,非洲西部海域,尤其是几内亚湾海盜威胁增大,今年上半年发生32起袭击,较去年同期增加7起;其中,尼日利亚附近海域发生17起。

(边吉)

伊拉克呼吁土耳其停收“非法”油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里·达巴格15日说,土耳其必须停止接收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非法”输出的原油。

在一份邮件声明中,达巴格说,“库尔德地区向土耳其输出原油违法”,土耳其助推“伊拉克原油走私”,“将影响两国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

库尔德自治区包括3个省,部分官员指认中央政府不向这一地区供应原油制品,遭石油部否认;另外,就能源开发收益

分配,库尔德自治区与中央政府一直存在矛盾。达巴格15日说:“油气资源归全体伊拉克人所有,必须由中央政府输出且收益归政府”。

库尔德自治区自然资源部门顾问赛尔万·阿卜达奇告诉记者,他们“几天前”开始向土耳其输出原油,“如果有需要,我们将向伊朗出口原油……直到中央政府向我们提供原油制品”。(宗令)

伦敦奥运再曝安保漏洞

英国伦敦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15日回应私营安保企业G4S无法按时为奥运提供足够人手一事,称这不会影响奥运整体安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伦敦希思罗机场海关人员未按规程实施必要安全检查,“放行”几名恐怖嫌疑入境。

漏网

《观察家报》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英国边境管理局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本月初开始,希思罗机场一些经验不足的新进安检人员多次轻易“放行”恐怖嫌疑入境,其中最多一天放行5人。

一名边境管理局官员说,负责核实护照的机场安检人员发现可疑旅客入境时,应立即通知警方反恐部队或者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按这名官员的说法,可疑旅客指姓名被英国内政部列入恐怖嫌疑人名录者。

“将这些入境的信息报告警方或情报机构至关重要。如若不然,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们(入境英国后)的去向。”

另一名边境管理局官员告诉《观察家报》记者,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希思罗机场为缓解巨大客流压力,安排一些经验不足的员工上岗。这些人原本在内政部下属的其他机构工作,临时抽调至机场。他们中一些人刚刚熟悉护照检查柜台的基本业务,另一些人只接受过一天培训,而正常培训往往需要6至8周。

按美联社的说法,内政部15日拒绝就《观察家报》这则报道回答记者提问。

安坑

私营安保企业G4S首席执行官

尼克·巴克尔斯14日为无法按时向奥运会提供足够安保人员道歉。为应付这一突发状况,英国政府先前宣布,派遣3500名士兵组成“预备队”,加入奥运安保行列。

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15日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奥运安保不会因G4S人手不足而打折扣。“我每天都会去奥林匹克公园,那里有4000名训练有素的G4S保安,他们一直在那里出色完成任务。”

英国文化、奥林匹克、媒体与体育大臣杰里米·亨特同一天做客英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时说,“我们针对所有突发状况制定了应急预案”,“一批优秀士兵在我们需要时出现,他们会出色完成任务”。

“我认为,现在不是该责备谁的时候”,亨特说,G4S承认错误的举动“值得尊敬”,“就某个项目而言,承包商无法提供他们先前承诺的服务非常正常”。

质疑

表达对奥运安保担忧的同时,媒体开始调查英国政府是否应对私人安保公司失职负责。

亨特15日说:“毋庸置疑,英国政府一直与G4S共同关注安保现状,但他们的管理层直至上周还告诉我们没有出现问题”。

《星期日独立报》15日报道,内政部官员早在近一年前就被告知G4S可能无法提供足够人手。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英国国家退休警官联盟”主席的话报道,这一组织先前向政府提议,国家退休警官联盟愿意在G4S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填补空缺,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杜鸥)

科威特获准在奥运会升旗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5日决定,允许科威特国旗在这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英国伦敦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时出现。

国际奥委会2010年起对科威特奥委会实施制裁,原因是科威特政府干预本国奥委会事务。国际奥委会今年5月宣布,科威特运动员可以参加伦敦奥运会,但他们参赛或出席开幕式时,科威特国旗不得出现,以奥林匹克旗代替。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15日说,科威特运动员参加伦敦奥运会时,可以升起科威特国旗,奏响科威特国歌。按科威特通讯社的说法,科威特官员14日与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会面,但没有公开谈话内容。

科威特派出了11名运动员参加定于27日开幕的奥运会,参加射击、台球、游泳和田径比赛。(欣华)

国务院扶贫办 共青团中央
雨露计划·扬帆工程
面向中西部初、高中毕业贫困学生, 免试免费入学,
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国家雨露计划相关补贴。
承办单位: 陕西振华培训学校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 400-0678-110 0917-6262688